

◇琼岛风物

关义秀

钟元棣与崖州八景诗



崖州山川形胜,吸引了文人墨客的目光,他们撰文赋诗,留下了许多新旧八景佳作。于是,景因诗而增色,诗由景而留名。除王仕熙、卢多逊、唐镜沅、吉大文之外,历代为崖州新旧八景赋诗撰文者还有宋代毛奎,明代王佐、张习,清代稽震、尹之逵、钟元棣、张擢士、卢绍、郑懋昌、王瑞瑄、裴崇礼、孙元度等人。他们的诗文在当时就脍炙人口,但能流传至今,主要靠《崖州志》这个载体。因此,不能不提到钟元棣。

钟元棣是浙江宁海人。据资料所载,他是举人榜的副榜备取生,在清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七年间曾任崖州知州。作为一个封建地方官吏,其从政有时带给他的历史局限,但他对《崖州志》纂修所作的贡献不容置疑。1899年秋7月到任,1900年5月就开局纂修。之前,《崖州志》已在康熙年间成书,乾隆年间又加以增辑,可惜原书有失简略,而且经过百余年变迁,许多情况已经发生较大变化。面对这种情况,当时吉大文、唐镜沅等人,皆有志重修《崖州志》,但最终因难于筹措巨额资金而被迫放弃。一到任,钟元棣就找了后来担任纂修主笔的张崱、邢定纶、赵明经等人商议,敲定此事。为解决燃眉之急,他还“捐廉百金为之倡”。州官带头捐款,人们深受鼓舞,许多绅士踊跃赀聚巨资,使重修《崖州志》一事有了经费支撑。这些史实,在钟元棣、邢定纶撰写的《重修<崖州志>序》两文中均有明确的记载,并互为印证。这部地方志书,“搜罗较广,纪事颇详。志述所及,上溯汉唐,下至清末。凡疆土沿革,气候潮汐,风土人物,典制艺文,无不各具其要。”可以说,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地方文化工程。

钟元棣从政之余,还撰文赋诗,记山川之胜。他跟吉大文等人一道,为崖州新八景各赋诗一首,给读者留下许多同题佳作。钟载于《崖州志》中的《鳌山叠翠》,是崖州新八景诗一佳作:

 一山横海镇中流,翡翠屏开护此州。
 破晓烟痕飞岭岫,入秋岚影罩城楼。
 云堆螺髻千层耸,雨洗峨眉半壁收。
 如此佳名如此景,问谁拾级到峰头?
 鳌山即南山,如今它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。钟元棣的诗,写的是南山的自然美。读着诗,南山翠色仿佛扑面而来,我仿佛置身于110多年的环境之中。
 南山高虽然只有478多米,但它枕海壁立,形势险要,历来被视为崖州的屏障。诗的起句,运用“横海镇中流”五个字,状貌南山横亘、像中流砥柱威镇海边的气势,可谓先声夺人。“翡翠”一句,把南山比喻为开屏的翡翠鸟护住崖州,把色彩的描绘和动态的刻画结合起来描绘出了山的“翠”色。

 颌联不着一“翠”字,但细品不难发现诗人的用意。“破晓”一句写清晨的山。由于山色苍翠,山岚飞过山岭洞壑,便如烟一样留下痕迹。山色不仅显出动感,烟痕更反衬出它的苍翠,富有诗情画意。“入秋”一句,依然写南山的清晨,但这是秋天的清晨。云淡山翠,山的雾气投下影子,才能笼罩着崖州城楼。这种不写之写,让读者想见那南山的翠色。

 劲联写雨后的南山。诗人展开丰富的想象,把南山的层峦叠嶂比喻为妇人的螺髻。当然,这并不是诗人的首创。唐朝诗人韩愈写桂林山水时,就写下“水作青罗带,山如碧玉簪”的句子。而诗人也有自己的创新,用“雨洗蛾眉”写出南山的雨景,写出雨丝掩映下山色的苍翠。诗人的笔墨不断变换着视角和手法,徐徐展开了一幅南山翠色的立体画轴。□

◇世说新语

王国华

古人如何揩公家的油

在古代,“驿站”是专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各类官员途中食宿、换马的场所。相当于今天的邮政所加官方招待所。进入和使用驿站都需要专门的凭证(火牌或马牌)。使用凭证本有严格的规定,但到了明朝后期,凭证已经相当泛滥,官府滥发,民间滥用,也不管你是不是有公事,谁有本事拿到谁就可以到驿站里大吃大喝,或免费役使驿站附近的居民,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。吴思在《潜规则》一书中提到,徐霞客当年游历全国,本无权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。但是凭着地方官赠送的马牌,徐霞客却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。主仆加上行李,动辄要用七八个夫役。村里人手不够时,还让妇女为他抬轿。此外还要供他吃喝,有鱼有肉,“煮蛋献浆”。《金瓶梅词话》中,西门庆要进京给蔡京奉送寿礼,“把皮箱、凉箱装了蟒衣、龙袍、段匹,上寿等物……次日,把二十扛行李先打发出门;又发了一张通行马牌,仰经过驿递,起夫马迎送。”给京官送礼是完完全全的私事,竟如此大大咧咧地揩公家油。顾诚教授在《明末农民战争史》中说,“随着吏治的全面败坏,驿递制度也弊窦丛生。大小官员往来于道路时,常常任意勒索夫、马,甚至敲诈‘折载’,即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应,其超过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囊。”

《儒林外史》中提到另外一种凭证:溜子,又名“溜”、“溜单”。书中注释:这是官员出行时逐站传索供应的一种文件,豪家拿官衔片子传唤饮食游戏的供应,是借着官府势力役使人民的恶例。其性质应该与马牌差不多。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十二回中讲,汤总兵的儿子汤大少和汤二少,参加完科举考试后累倒了,每人吃了一只鸭子,睡了一天。到十六日,叫小厮拿了一个“都督府”的溜子,溜了一班戏子来谢神。也就是说,都督府出此凭证,可以随便喊一个戏班来给自己演出。这种演出基本是免费的,即使偶尔有点赏金,估计也不够他们的开支。戏班本是私企,并非官办文工团,却要承担其职责。第四十九回中讲,“秦中书回家,写了五副请帖,差长班送了去请万老爷、施老爷、迟相公、武相公、高老爷;又发了一张传戏的溜子,叫一班戏,次日清晨伺候。”明清一带,中书就是个从七品的小官,也能随便“溜”人,“溜子”之泛滥可想而知。给人的感觉就是,老百姓乃纯正鱼肉,任由上下官员驱使,随时给他们提供各类免费服用。如果会算计,官员的工资基本可以不动了。

在戏曲里常常看到“肃静”的金字大牌或者灯笼,一般都是官员出行时,抬出来警告愚氓的。汤大少和汤二少去逛妓院,带着四个小厮,青天白日还要提着两对灯笼:一对上写着“都督府”,一对写着“南京乡试”。前者乃其自家庭出身,后者表明自己正要参加科举,一副即将高升的得意之色。这种招摇现在看来不可思议,古代却是彰显身份的重要方式。随着金字牌的泛滥,地方豪强和劣绅只要能弄到,也会拿来使用。严贡生带领儿子迎亲返回高要县,派手下雇了两只大船,一只坐的是新郎新娘,一只严贡生自坐。借了一副“巢县正堂”的金字牌,一副“肃静回避”的白粉底。船家十分畏惧,小心服侍,一路无语。

不过借来借去也容易搞出事来。《儒林外史》第九回中,高官家属娄三公子和娄四公子乘船回家,水中都是各家运送租米的船只,导致河道堵塞。忽听前面一片声响,两位公子往外一看,见上游一只大船,明晃晃点着两对大

高灯;一对上面写的是“相府”,一对写的“通政司大堂”,娄氏兄弟的父亲做过“中堂”,相当于宰相,他们的哥哥任职于通政司,两对大灯明显指向他们家。船上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人,手拿鞭子,打那挤河路的船。四公子吓了一跳,低叫“三哥!你过来看,这是谁?”三公子来看了说“这仆人不我家的嘛。”说着,那大船已到了跟前,拿鞭子打这小船的船家。船家一争辩,大船上的人说,我们是娄三老爷装租米的船,谁人不晓得!这边娄三公子一听,出来表明身份。对方赶紧道歉,说自己是刘守备家的船,大胆借了娄府的官衔。娄氏兄弟只淡淡地说了一句,你我同乡,借个官衔灯笼何妨?但你们在河道里行凶打人,却使不得。你们说是我家,岂不要坏了我家的声名?

他们在乎自己的名声,但对使用官衔灯笼还是抱无所谓的态度。不过你想想,借官衔灯笼的,哪个又是为了做好事? □

◇浮世逸草

汪秀红

居有竹



记得我小的时候,在农村老家房前屋后布满各种竹子,勤劳的母亲常找块空地挖个坑,移植一棵竹苗,培土后浇点水,过不久,竹子就成活了。一到夏季,我与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在竹林下的石头上乘凉午休,特别清静。当母竹长出成批竹笋的时候,母亲就留下一部分让其成长,其余就挖回家做成好菜。如竹笋炒蛋或用咸猪肉炒笋,在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难得的美味佳肴!母亲还把竹子精雕细琢为各种竹器,先留足自用的后就全挑到集市上卖,以贴补家用。后来我也学会了种养竹子,竹子真是我年少时期农村生活的好伙伴之一。

竹子是高挺、速长的禾草类植物。据统计,全世界竹子种类有近万种之多,我国就生长着上千种的竹子,平时常见有绿竹、毛竹、刺竹、斑竹、桂竹、雅竹,也有景观竹如水竹、花竹等。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有种会跳舞的竹子—凤尾竹,当你对着她唱起嘹亮的歌声时,竹子的尾部就翩翩起舞。竹子还可制作乐器,北京市有个竹乐团,30多种乐器全是以竹子为原料的,如竹笛、安格隆(始见于东南亚的竹钢琴),演奏起来,悦耳动听,让人回味无穷。

离开家乡到城里求学,尤其是在城市工作定居生活之后,我与竹子相处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了。公共绿地上所种大多是名贵花木,而竹子常被视为下里巴人,登不上大雅之堂。鹭岛筓筓湖两岸原来生长着成片的竹林,据考证,“筓筓”本意就是生长在水边的大竹子。可随着围海造地及城市化进程的深入,如今湖边已难见“筓筓”,在日趋完善的湖岸绿化景观中偶见零星的竹子,尚体现不出“林中竹、竹中林”大气幽雅的韵味,确实有点美中不竹(足)。

竹子,挺拔青翠,凌霜傲雨,淡泊幽雅,高风亮节!备受我国百姓喜爱,古今文人墨客,嗜竹咏竹者众多。西晋时期“竹林七贤”,视竹子为化身,整日与竹林相依为命,超凡脱俗。北宋大文豪苏轼在《於潜僧绿筠轩》诗中写下脍炙人口的吟竹名句:“可使食无肉,不可使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,俗士不可医”。直击当时物欲横流、见利忘

义的庸俗社会风气,透射出一位刚正不阿、志存高远文学大师竹子般的高尚情操。此外,值得一提还有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,喜爱并擅长画竹,让竹子的风韵跃然纸上,生动活泼,韵味十足!

一簇竹子,便是一道风景。在城市高楼林立的夹缝里偶尔见到三三两两的小竹群,犹如找到知音。在大树下顽强生长的竹子所占空间小,对周边环境贡献大,在净化空气的同时,对主人客宾都是种上等的精神食粮。每当回老父亲居住的小县城探亲,途中穿过竹林的那种感觉,真是来时一片清新,走时芬芳相随。

现代都市生活,既要食有肉,亦要居有竹。在城乡差距依然较大的今日,想必应扬长避短,融会贯通,农村设施的城市化,城市环境的乡村化是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。在拥挤喧闹的市区,留点绿地,种上斑竹,就是景观,可提升环境品位;利用自家阳台种盆黄金间碧玉竹是圆爱竹梦的捷径。盼望所有爱竹者无论住在农村或城市都能如愿以偿:居有竹,常与竹为伴! □

◇人生态度

汪亭

顾念有度

我有位同事,是家里的独生子,从小被娇生惯养,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。在办公室,他从来不会给同事帮忙,反倒常常吆三喝四地让同事们为他服务。进公司已有一年,他从来不去饮水机旁倒水,自己杯子里的水喝完了,非要等别人去续水时,他递上水杯,让别人给他倒点儿。

有一次聚餐,他抢着点菜,点的大多都是他自己爱吃的,全然不顾其他人的感受。他喜欢吃生蒜、麻辣,结果桌上十几盘菜里全有蒜和辣椒。我们几位男同事还能勉强接受,可有位女同事胃肠不好,不敢吃辣的,她拿着筷子不知所措的满桌转悠。最后,经理不得不让服务生加了 two 盘清炒蔬菜,那位女同事这才吃到了一点饭菜。而他,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妥,从开席到收桌,一直埋头海吃海喝。

相处久了,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。刚开始大家还能容忍,可渐渐地就不爱搭理他了。每逢出游聚会,同事们很不情愿与他一起,他就一个人独来独往。

还有一位同事,是个标准的老实人,在公司里负责杂务,干些打印资料、送文件的活儿。一次,他拿着一份文件匆匆地跑向老总办公室签字,可走到门口时却停住了。坐在门边的一我疑惑:“怎么不敲门啊?”他轻轻地指了指玻璃墙,小心翼翼地说:“老总正在打电话呢,我怎能打扰!”后来,老总电话打了将近半个小时,他来来回回地在门边踱着步子,一直等到老总挂下电话才敲门进去签字。

有一个周末,大伙去爬山。临近中午,一位同事说要去请大家吃饭,我们都欣然答应,一起向饭庄走去,可惟独他推三阻四地就是不肯去。我问他:“为什么不去呀?”他一本正经地说:“吃人家的嘴软,我今天无故吃了他的饭,以后事事都会被牵制。”当时那位同事就站在旁边,脸色白一阵红一阵,好不尴尬。

最后,在大家的拉扯下,他勉强勉强地跟着去了。令大伙没想到的是,吃完饭他竟然硬塞了50元钱给请客的同事。为这个,他们至今还僵着呢。

我的这两个同事,前者只会顾念自己,从不为他人着想,最后落得孤家寡人一个;后者过分谨慎,太顾念别人,结果辜负了同事间的感情,而且错失许多宝贵的机会。

其实在职场中,我们应该多替他人着想些,多为别人服务。相应的,当其他人也给你真诚的帮助时,切莫过分地故作礼让,应大大方方地接受。只有做到这样,你才能与同事融洽相处。生活中,为人处事亦是如此,一定要顾念有度。□